

上海市东部、黄浦江畔的杨树浦路上,坐落着许多百年老厂,其中要数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城堡建筑——杨树浦水厂最为壮观和典雅。

这座由英商建造于 1881 年,1883 年由时任北洋大臣李鸿章剪彩,开闸、放水的水厂,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,迄今还在为上海市民提供清洁的自来水。

杨树浦路把水厂分隔成南厂、北厂独立园区,南北厂大门相对,各设门卫。

南部厂区占地面积 100 多亩,主要是大小各种车间,过滤池和办公楼,是工厂的主体。

在水厂对外开放的《上海自来水展示馆》里,人们可以了解到水厂的百年历史。透过大门的铁栅栏,南厂内的景色可见一斑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马路对面曾经是杨树浦路 855 号的北厂,现由红砖砌起的、约两米高的围墙里隐匿着一块神秘的地方,这就是我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居住地。

北部厂区东起怀德路,西至许昌路,北接龙江路,由古堡式高低相间的墙头的红砖墙围起,形成与外界封闭隔绝的园林,好似苏州拙政园般大,据说这可能是当年英商圈地之计。

在这庄园般的园区里,建造了十多只像两个游泳池那般大的慢滤水池,通过地下管道与南厂相通,还有就是当时的高管生活区了。

整个园区里有五处哥特式的建筑群,水厂英国大班和经理、董事分别住园林西北部的三处独立的别墅群楼,就是后来的“医生间”、“管线所”以及“龙江路派出所”;高级工程师则住北厂大门边上,紧挨着

海上“曼德利”◆ 葛正乐

【作者简介】

葛正乐 1958 年生。祖籍江苏吴县。1976 年入伍,为海军南海舰队导弹艇发射兵。1980 年退伍回上海,在上海化纤国企任职、工程师。现为上海某外资公司执行总裁。

杨树浦路的一幢小楼以及东北部、近龙江路的一排联体花园洋房,外界称之为“九间头”,或叫“英国公房”。

沿着杨树浦路大门进去大约百米来,就是一条分叉的林荫大道,往左拐、过了第一栋小楼后约五六百米的水池边,就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一米高的大草坪;沿着大草坪右拐斜插进入两边都是草坪的主道,不久就可看到那幢十分气派的英国大班住的“宫殿”。

中央庭院构筑了两侧建筑——主殿和副楼,面对着斜坡式的大草坪,草坪上有对半人高的足球门;门前草坪边上是两棵高大无比的白玉兰树,夏天很远处就可闻到浓烈的香味。

主殿正门拾阶而上,进入大厅,大厅的两边是客厅和起居室;二楼有个开放式的大阳台以及数间卧房;顶部有钟楼式的八边楼;整个建筑气势磅礴,布局严

密、协调,西端与副楼相衔接。从副楼往西走二三百米就是另外一栋高管别墅楼。它也有专门车道直接到达大门,这就是原来龙江路派出所的驻地。

进厂大门后往右拐经过厂区、通向九间头。大道两旁是高高的、一棵棵紧挨着的冬青树和等距间隔的梧桐树,与南厂大门进去用城门式楼房做隔断形成对应,犹如一排天然屏风,阻挡了外界向厂区观望的视野,从而使园内愈发显得神秘,宛若英伦的“曼德利庄园”。

生活区里有:网球场、篮球场、小型草坪足球场、儿童游乐区、游泳池,还有花圃和草坪,整个园区绿化由水厂专职花匠和园艺工人打理。园内一个个错落有致的水池点缀在斜坡式的草坪中,被修剪整齐的冬青和梧桐树环绕,园区林木葱郁,水色茫茫,除了大道小径,有泥土的地面都被丝绒般的草坪覆盖着,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既美丽静谧又充满生机的生态园;一幅水、草、花、树、屋完美合一的画卷,堪称都市里的伊甸园。

九间头门牌号原为杨树浦路 855 号内 4 号至 12 号,为什么从 4 号开始的呢?据说当年英商设计时是 1 到 12 号的,后因 1 至 3 号部分靠近马路一角的原住家不愿搬迁,最终只造了 9 栋楼。

房屋建筑呈英式哥特式形制,斜坡式带壁炉烟囱的顶层结构,黄墙红瓦,镶嵌在高大的白玉兰和苍翠松柏之间,二、三楼朝南的窗外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整个园区的景色,远处南厂城堡般的厂房以及黄浦江上行走的船。

房子的底楼分成南北两间,中间由很厚重的移动木门隔开,房门外是南北贯穿的走廊,打开走廊前门是一个朝南的独立花园,走廊北端是厨房,钢窗铁栏外正对着北面马路。厨房里配置煤气灶头,还有一个小锅炉,供应整栋楼的热水。出了厨房门就是一个大大的后天井,天井里有堆物小间和配置了抽水马桶的底楼卫生间,打开后门,就是龙江路,当时后门是不用的。二楼住房,同底楼一样,分南北两间,中间有一扇门可以相通,底楼的厨房顶上还有两间亭子间,三楼是南北通风的一大间,俗称假三层,二楼三楼都有带抽水马桶和浴缸的卫生间。

花园门外是一条车道,直通厂区。厂区的水池间有条半米多宽、长长的石板路,为下井换沙、运沙和用网打捞水面上漂浮杂物的工人走动而建,居民称之为“苏堤”、“白堤”。

春寒料峭,一群孩子在水池边的大道上放飞风筝:有尾巴的三角鸽子,无尾的老鹰……有时将纸做的小风车借着风力沿绳线向上传递,蓝天白云下的雄鹰在风筝边盘旋,还以为是自己的伙伴。天气转暖,花园的篱笆上开满了喇叭花、蔷薇花,篱笆边上一排排玫瑰花和蝴蝶花争奇斗艳。花园中间是块草坪,小道边上是无花果、白玉兰树和翠柏,这些花、草、树都是花圃老伯伯精心种植的。

夏天清晨,白头翁鸟在歌唱,晨曦中弥漫着各种花草香,清澈池水能一眼看到池底的黄沙。这时各式各样的蜻蜓在水上或草地上呈现:有红的、蓝的、绿的、

黄的小蜻蜓和中蜻蜓,有色彩斑斓的“野猫渔捞”和黑绿相间的“老虎”大蜻蜓;有单飞的、双叠板、甚至三叠板飞行的;他们时而追逐嬉戏,时而在池边的矮树上歇息,有的挂在油葫芦草上,还有的则竖在水中漂浮的树枝上。煞似“蜻蜓世界大观”。

记得有一次,可能是水厂的过滤网破了,一时江里的鱼虾被吸入到水池里来。有个水池的水不是很深,满池都是尺把长的白鱼,居家大人、小孩们,提着脸盆、水桶,卷起裤脚下河捞鱼,有的竹竿上绑上了钉子来叉鱼,忙得不亦乐乎。

仲夏之夜,江风阵阵吹来,孩子们或玩着躲猫猫,或躺在水边的草坪上乘凉、聊天;有的围坐在池边闸口转盘的石桌和长凳上,听邻居大哥大姐们讲故事和唱歌;远处楼里传来了钢琴和提琴声,印象最深的是身着一袭白色连衣裙的邻家姐姐,唱着那首《我们的田野》……。

中秋夜晚,皓月当空,月光投射在一个个水池里,形成了“多潭映月”奇景。

寒冬腊月,水池上结上了冰。大雪后,园里白雪皑皑,好似北国风光,小伙伴们纷纷做雪人、打雪仗。

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末,九间头的花园被缩小封闭了,篱笆变成了冷冰冰的水泥墙,土地被造上了厂房。如今的园林已面目全非:英国大班的别墅和大门边上的独栋楼已于上世纪 90 年代被拆除了,所有水池被填平,变成了一栋栋住宅和办公楼。“曼德利庄园”只剩下了这九间头和原龙江路派出所的那幢楼。

海上最后的曼德利已无声无息地消失了……

长年住在苏州河畔,常做苏州河的梦。

梦长梦短,梦深梦浅,前前后后足足做了近七十年。如今一梦醒来,苏州河两岸竟变得长发翩跹,花枝招展,俊俏得像个美丽的少女了。过去的苏州河就象是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妇,不仅衣衫褴褛,而且浑身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臭味。那年月我经常从苏州河边走过,苏州河留给我的丑陋与恶臭的印象。我曾写过一首《苏州河》的诗,全诗想不起来了,但开头几句还记得:

苏州河,
乌黑的泪痕,
流过母亲洁白的胸襟……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在外滩上班,那时候家在厦门路,沿着苏州河上下班,一天来去两次,前后沿着这条臭河走了近二十年。当年的苏州河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有三件东西:粪、垃圾、夹竹桃。我每天从粪码头、垃圾码头和布满了灰尘的夹竹桃的身边走过。我从小对夹竹桃没有好印象,但这些零落得可怜的夹竹桃是苏州河边仅能看到的一点绿色了。

童年的时候我记得乡下祖父的老屋后面有两只大粪缸,而粪缸的周边就簇拥着十余枝稀疏的夹竹桃,夹竹桃开花的时候,粉红色的很耀眼,我和小伙伴们一边摘夹竹桃花一边偷萝卜吃,祖父抡起扁担来撵我们。祖父心疼的是他的萝卜,祖母心疼的是我们,她一边给我们洗着脏手一边说:“夹竹桃花不能摘,有毒!”祖母的话使我对夹竹桃的坏印象至今未变。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,我随父母来到了上海,我在苏州河边又看到了乡下的夹竹桃,我又想起了祖母的话。难怪,毒的,臭的,脏的东西总是纠缠在一起,而苏州河在我的心目中也成了“脏、臭、毒”的代名词。

也许,我的这辈子冥冥之中与苏州河有缘。我的父亲初到上海在一家砂皮厂当学徒,住的棚户就在

【作者简介】

余士君 笔名余之。1946 年生;祖籍宁波镇海,1966 年于上海松江二中高中毕业,1968 年入伍东海舰队,在部队政治处担任新闻报道组组长,1974 年转业进文汇报社,先后担任要闻部编辑、《中国电影时报》(后改为《文汇报影时报》)副主编、《文汇报月刊》电影、杂文责任编辑、《文汇报·笔会》副主任。作品有:长篇传记文学《梦幻人生——石挥传》,散文随笔《摩登上海》《面壁诗话》《中外诗话》《诺贝尔文学奖史话》《岁月留情》《风吹叶子》等。

苏州河边上,就是原来大隆机器厂的旧址,起早摸黑地上班,也在苏州河边上,他的一位侄女结婚生子也在那里,孩子出生时的胎包也丢在苏州河里,那时候的苏州河就是一个大垃圾场。年轻时代,父亲也做苏州河的梦,他在上海《申报》上写过一篇题为《五十年后的上海》文章,他理想中的未来的苏州河是:“河水清清,楼群林立;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。父辈们的这一愿望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,实在是太可笑了,但这就是我们上一代上海人的朴素的梦想。如今,父辈们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:站立在苏州河畔,远眺华灯初上的苏州河两岸,岸上、水里的灯光连成一片,晶莹剔透,煞是好看,清风拂面,浪击耳鼓,抚今追昔,此景此情,令我感奋不已。

这几十年来,我先后搬过几次家,但搬来搬去也总是转悠在苏州河畔。它的东段、西段、中段我都住过,一次都比一次好。二十一世纪初,我搬进了现在的家——中远两湾城。这里,绿树成荫,高楼耸立,亭台小池,鱼儿嬉水,尤令我和家人喜爱。十多年来,水清岸绿,给我的生活、给我的心灵所带来的欢愉是无法言表的。清晨起来,沿着河边

家住苏河湾◆ 余之

的林子走一圈,有许多不知名的鸟儿在你的头顶鸣唱;在炎热的夏天,你还能听到呱呱的蛙声呢,有的时候我喜欢在晨阳的抚慰下,坐在绿树丛中的长椅上看书看报,将暖暖的阳光拥在怀中,有时候一片绿叶落入书中,合上书本夹起绿叶上楼,权将它作为我的书签;那天我有意在林中点数各种树、各种花的名称,但实在是太多了,点不过来。我就问绿化组的负责人,在中远两湾城里到底有多少种类的花卉?这位有心人居然第二天给我送来了三大张绿化品种的名单,我一数,竟有近两百种之多。我是植物外行,看着这么多怪名字不禁哑然失笑:书带草、蚊母、小叶女贞、胡颓子、合欢、华盛顿、醉鱼花、伞房决明、龟背冬青、山麻杆、八角金盘、狭叶十大功劳、十三妹……有两百多种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白的、蓝的……花树陪伴你的左右,有五花八门的鸟鸣送进你的耳鼓,你难道不会心花怒放么?有这么多着色各异的花仙子在倾听你的读书声,你难道会感到寂寞吗?

生态的改变也带来了自然景观的改变。那天,我站在 29 楼的阳台上,眺望苏州河,眺望对面的梦清园。突然,在苏州河的上空飞来了一群鸟,先是一只,继而两三只,后来是十来只的一群。当初我以为是鸽子,并不在意,当它飞进小区,从我的脚下飞过的时候,我竟失声叫了起来:“海鸥!”那灰白色宽大的翅膀,那美丽的纺锤型胴体我太熟悉了。我的叫声也引来了妻子的好奇观望。

我第一次见到海鸥是在 1949 年。父亲领着还没有上学的我路经外白渡桥。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:大群的海鸥在大桥上下翻飞,我还扶在铁栏杆边观望(我当时还没

有铁栏杆高),看海鸥像鸭子一样浮在水面上,这令我想不通,是鸟怎么还会游泳?父亲告诉我,这是海鸥,这不是一般的鸟。同时我也看到了令人惊心的一幕:当运棉花的卡车从大桥上驶过时,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飞快地跑上车去,拼命的扒棉花,当警察吹响哨笛的时候,他们迅速地四处逃散,其情景与我成年后看到的美国《生活》杂志的摄影记者杰克·伯恩斯当年在外滩拍到的《警察抓偷棉花的孩子》照片一模一样。

海鸥、偷棉花的孩子是我人生最早的记忆之一。海鸥在黄浦江上觅食,但由于苏州河的污染,海鸥是决不会深入到苏州河的腹地,到江宁路桥一带来觅食的,如今海鸥居然越过四川路桥、乌镇路桥、恒丰路桥来到江宁路桥的市区腹地觅食,这令我惊喜不已,我立刻打电话给一位爱好摄影的朋友,请他来拍下这一“奇景”留念。

居住环境的改变,使我和家人的心情天天舒畅,清晨起来看到初升的旭日,感到每天的太阳都不一样,太阳天天是新鲜的。我们的喜悦心情也感染了我的一些朋友。复旦大学教授吴欢章带着他的老爱人来到我家,我和妻子带着他们参观小区,入夜,的苏州河两岸灯光使两位老人觉得处在幻境一般;著名电影演员潘虹带着她的母亲来到我家,我带她们漫步碧波绿荫的苏州河两岸,老母亲觉得如同漫步在西湖边上一样;有一天,我接待一位海外朋友,参观我的家、我们的小区,他在绿树环抱的小区内踱步,当他看到宽阔的走廊,熊抱的立柱,敞亮的大堂,连连惊叹:“看勿懂,看勿懂,大陆的房子竟造得像香港的太古城一样!”我带他去苏州河边走走,漫步

在两湾的游艇码头,岸柳成荫,绿草茵茵,西斜的夕阳照在波光粼粼的苏州河上,忽然我的朋友叫了起来:“鱼,鱼!”他也是一位老上海,五十年代去了海外,苏州河上居然会有鱼,这令海外游子做梦也想不到。我的一个妹妹如今也是年近古稀了,有一年她美国回沪探亲,我对她说:“我带你到‘大鱼岛’玩玩。”她说:“大鱼岛?太远了,不去了。”我说:“只需十分钟的路。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”她说:“阿哥真会开玩笑,上海市区哪来的鱼?”于是,我带她到小区对面的梦清园去,领她登上了梦清园的观景台——玉兰阁。让她看竖在大鱼岛上的一块标示牌:

“大鱼岛:它可是苏州河第一大岛。在岛上有一座观景阁。大家看,它的形状像上海市的市花白玉兰,所以观景阁又名玉兰阁。登上玉兰阁举目眺望苏州河,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。”

我妹妹念着大鱼岛的标示牌,她这才相信了在上海市区中心的苏州河上竟然有一座美丽的小岛,叫大鱼岛。妹妹激动地拿出了相机,把眼前的这一幅幅如画般的图景拍了下来。她说,她要上海的一切新图像带到美国去,让她的女儿和台湾的女婿好好看看,看看千年污泥浊水的苏州河是怎么变成一条万紫千红的彩色河。我望着妹妹激动的脸色,也捺捺不住内心的兴奋,当场口占一诗:

梦清不是梦,绿波见鱼踪,岸柳映倒影,游艇入梦中。

